

中国“刁民” 需要更多

生命之痛 II

郑子明
◎主持

如果社会持续不公，丛林法则势必泛滥

社会能见度

中国“刁民” 生命之痛 II 需要更多


◎主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时代
卷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能见度 /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2

(凤凰丛书)

ISBN 978-7-5399-3604-8

I. ①社… II. ①凤…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C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5415号

上架建议: 社科·社会纪实

社会能见度

编 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刘 霁

文稿编辑: Nina 孟 迷

封面设计: 尚书堂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604-8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印厂调换)

目录

生命之痛 II · 中国需要更多“刁民”

“防艾”奶奶

高耀洁

001

十年间，她走访了一百多个村庄，见过数千名艾滋病病人，自费印刷了上百万份“防艾”资料。年逾八十，她仍在为最穷苦的中国艾滋病群体奔波。

艾滋病医生

张可

017

他是大城市里的主治医师，十年来，不断前往艾滋病最严重的农村地区。他直言艾滋病真相，却屡遭质疑和压力。

告官“刁民”

古魁

031

十年创业，三次被拆，他倾家荡产。债主临门，被逼无奈，他扬言要炸政府大楼。前所未闻，政府出资十万，恳请“刁民”状告政府。

司法决斗士

彭北京

045

五十七岁老汉，向法官发出《决斗书》，以“原始丛林法则”挑战现代司法。九年官司，不满两次判决，用“网络风暴”推动法院重审。

人大代表
冯有为

061 他是少有的选民自发联名推举的人大代表。他为了公众利益犯颜直谏，不避生死。二十余年人大代表生涯，甘苦自知。

“打假”医生
陈晓兰

079 打假人：陈晓兰。打假动机：医生的尊严。打假目的：尽快为医疗器械立法。座右铭：自己走过的路，不怕别人数脚印。

环保局长
吕净一

095 中国官场中的另类，先后被免职、坐牢、上访、遭遇谋杀。妻子遇难后，他又挥舞着环保大刀，向违法企业头上砍去。

举报人
李万明

109 为揭发腐败，十几年里，他连续举报达六百四十余次；他曾受尽排挤，也曾死里逃生。他负债累累，甚至一度卖血维持开支，但至今无怨无悔。

“流浪儿爸爸”

石青华

121

他们还未成年，流落街头；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生活无依；他们心地善良，却也仇视社会。他们找到了一个“爸爸”，找到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

免费教育者

姚莉

135

民间善举，农民工子女不花分文接受职教；百年职校，百分百就业率重燃贫困少年希望；终极理想，期盼民间机构淡出社会舞台。

代课教师

杨贤玺

151

每月工资四十元，没有任何福利，二十年如一日，填补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缺口。然而，辛苦耕耘一辈子，却在领到八百元补偿金后被清退。

大学生村官

邢曼丽

167

九年前，她做起大学生村官；九年后，她上访讨要说法。临时工身份不能接受，被欠工资无法拿回。九年光阴，最美好的青春一去不复返。

讨薪专家
孙武胜

185

讨薪讨成专家，一百多场官司，只输过五场。
他从吃完饭上工地的民工，变成了吃完饭上
法庭的公民代理人。

民工律师
周立太

197

有人说，他是中国民工的守护神；有人说，
他是应该被治理的黑律师。他既不是雷锋，
也不是高大全。他因帮民工打官司而声名
鹊起，却又把民工告上法庭。

民工“司令”
张全收

209

在深圳，河南民工有个“司令”。失业的工
人，他管吃管住，每天还有三十块钱补助。
“民工荒”中掘金，他赢得美誉无数，也遭
受非议不断。

学术“清洁工”
杨玉圣

223

知识剽客，学术腐败，中国学术界的畸形
体制，滋生出众多堂而皇之的“文抄公”。
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他眼不揉沙，带头
净化学术殿堂。

污染记录者

卢广

237

从西部到东部，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他“自曝家丑”记录中国污染现状。从纺织工人到自由摄影师，他先后遭遇主流媒体的嘉奖与质疑。

环保农民

陈法庆

255

在法庭，他慷慨陈词，怒斥环保部门执法的苍白无力。在家乡，他自己拍摄，记录粉尘满天、污水横流的境况。在媒体，他自费播放环保公益广告，呼唤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的士“110”

马清和

269

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被人称为大侠、律师、的士“110”。他是一名平头百姓，为依法维权的公民精神，做了最佳注脚。

“同志”作家

童戈

281

几份厚重的调查报告，农民工群体的“男男”性活动浮出水面。从表达自我到群体调查，从遭受牢狱到被尊为学者，他努力为自己的群体发出声音。

“防艾”奶奶高耀洁

生命之痛Ⅱ·中国需要更多“刁民”

十年间，她走访了一百多个村庄，见过数千名艾滋病人，自费印刷了上百万份“防艾”资料。年逾八十，她仍在为最穷苦的中国艾滋病群体奔波。

对关注艾滋病的人来说，高耀洁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年逾八旬的河南中医院退休教授，自1996年偶然接触到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后，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从此走上了“防艾”之路。她自费印刷传单，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的地点分发；也曾下乡走访艾滋病村庄，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她自费出版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免费发放30万册，仅此一项支出就达40多万元。由她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已经出版15期，印数达53万份。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发表自己掌握的艾滋病病例和患者来信。她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高耀洁认为，“血祸”是中国艾滋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与近年来卫生部公布的艾滋病传染途径大相径庭。卫生部通报，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183733例，其中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途径，分别占37%和28%，经既往采供血途径传播占5.1%，母婴传播占1.4%。通报显示，目前检出的5.1%通过采供血传播的艾滋病患者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感染的。面对国家行政部门的调查数据，高耀洁却去四处宣传，“血祸”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高耀洁：我认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是“血”。有人说，云贵、



高耀洁在艾滋病传播真相面前拒绝保持沉默

两广是吸毒传播。不对！2003年我获得亚洲“麦格赛赛”奖，有5万美金奖金，组织了4辆汽车、8个司机，15个人到艾滋病村庄去。他们都说是卖血感染的，而且卖得比河南还惨。惨到什么程度？以招工的名义把人弄来，关起来抽血，直到抽得动不了了，给你几个钱，让你走。有个人叫徐宝玉，八天抽了17000CC的血，回来就死了，撇下一个小孩，才七个月。

子墨：毕竟这只是您一次调查看到的，现在很多人都不同意您的观点。

高耀洁：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是他们不敢面对事实。2006年6月底，一个农村妇女拿着病例找我，她一岁多的儿子得病输血小板，两袋花了1800块，血袋上输血人配血人的名字都有，结果小孩得了艾滋病，死了。她到处告状，没人理，怎么办？只能哭。孩子父母没有艾滋病，母婴传播不可能；孩子这么小，不会嫖娼卖淫，不会吸毒，怎么得的？现在艾滋病的宣传问题，不是不到位，而是极差。2002年我们那儿一个接生的人，把手切破了，按说应该让伤口流血，冲洗、泡一下，可他吧伤口包住了。半年以后，艾滋病人发病，一查他也是，两人都死了。你到农村去，一家一家地走，就能知道真相。有一天我去了7个村庄，见了一百多个病人，几乎全是卖血传播和母婴传播，性传播的几率非常低。

根据官方已公布的资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无知和利益的驱使，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血浆经济”，号召农民卖血，把收购上来的血浆卖给制药业。当时甚至有血站派车接送卖血农民，可见卖血之流行。每次抽血500毫升，卖血者可获得40-50元人民币。但采血流程中存在漏洞，设备消毒不彻底，导致艾滋病大规模爆发，其中以河南最为严重。此后中国政府对全国单采血浆的血站加以严格管理，以河南为例，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单采血浆站都被关闭。然而时至今日，地下血站依然在某些地方盛行。高耀洁曾数次自费前往一些地下黑血站调查情况，她认为这种地下血站绝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在。

子墨：为什么在“防艾”的专业圈子里，很多人会认为血液传播不是主要途径？

高耀洁：这些人根本没下去，就是为了说好话，得好处。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掩盖不了事实。

子墨：很多人认为，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种非法采血已经在中国被禁止了，消失了。

高耀洁：既没消失，也没禁止，只是由地上转入地下了。2004年我跑到山东去打黑血站，回来血压就高到220。当时我们是夜里去的，他们晚上12点以后开始抽血，一直抽到第二天早上6点，抽800CC就给80块钱。农民也不懂，他们反过来还跟农民说，抽血好，抽血不得高血压。直到现在贵州25个县还在卖血。最近一个记者跟我说，湖北南部一个地方又爆发了大规模卖血。现在“血祸”不仅限于一个地方，而是普遍存在。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再掩耳盗铃了。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1999年8月，高耀洁收到河南某县一位检察官的信，告诉她河南



高耀洁呼吁社会直视
“血祸”，切勿掩耳盗铃

上蔡县文楼村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此后，从陕西到安徽，从湖北至河北，身高 1.60 米，裹着一双小脚的高耀洁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艾滋病感染者，就自费赶到那里调查真相，发放自费印制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2004 年，她听说山东有一家非法采血站，又再次前往调查。在地下血站看到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

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50 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

子墨：山东黑血站的消息您是怎么知道的？

高耀洁：我去山东讲课，学生跟我说的。有些学生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天很冷。我们跑到一户人家借了大衣，披衣站到树底下。夜里 11 点多，人跟赶集一样来了，都来卖血。

子墨：卖血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高耀洁：抽了血以后，混到机器里，离心之后，再按照血型给人输回去。如果一个人有艾滋病，全部人都会被感染上。

子墨：您问过那些人为什么卖血吗？

高耀洁：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说起来好像很自

豪似的。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泛滥到这种程度。

子墨：血液会流向哪里？

高耀洁：全国各地。有个黑龙江人告诉我，他是在上海输血感染的。

子墨：有人说非法血站即便存在，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是个别现象。

高耀洁：不对，是很隐蔽的普遍现象。山西有，黑龙江有，新疆也有。他们很多人都找到我这里，因为自己的儿子闺女就是受害者。

实际上，早在1995年之前，河南省就发现在卖血人群中有人感染艾滋病，但是当地卫生部门一度采取“捂盖子”的方式，掩盖真相，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延误了当地遏制艾滋病感染的有利时机。因为当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有着某种联系。那时的高耀洁已是古稀之年，为了揭开被掩盖地区的疫情，打开“黑洞”，这个小脚老太太怀揣自己的积蓄，踏遍了中国几百个乡村。除了外出调查时吃、住、行的花销，为了得到艾滋病感染者的信任，每到一个新的艾滋病高发区，她总是毫不吝啬地送书、送药、送食品，还常常拉着一整车方便面进村，艾滋病病人凭借化验单就可领取一箱。见到生活艰难的艾滋病人，她总是



许多农民因卖血
感染艾滋病

忍不住给钱。她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了艾滋病人的信任，也取得了农村艾滋病感染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高耀洁在《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大量的披露。例如：在中原的某些地方，很多靠卖血为生的农民每五天就要卖三次血，每次卖血量高达800毫升，却只能得60元钱，这样的价格折算下来比高级酒店里的矿泉水还便宜；一个农民一个月内最多抽血十次，每次600毫升，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明确规定，每人每次献血不能超过400毫升，两次献血间隔为六个月以上。更有甚者，很多地方的采血单位竟然打出这样的标语：“采血好处多，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

子墨：这些年打开了多少“黑洞”？

高耀洁：几十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像登封，一个居民组就有38家感染艾滋病，最多的一家三口都感染。

子墨：为什么要把这些“黑洞”打开？

高耀洁：你不打开，永远没人知道。一打开，政府就去救济了。现在必须暴露真相，引起政府真正的注意。这是对民族负责。

子墨：怎么去打开这些“黑洞”？

高耀洁：一般情况下，我不敢暴露身份，我说我是来助学的。我不去政府公开的地方，专门去没人知道的地方。

子墨：可我听有些“防艾”的人说，“揭盖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看怎么样防治。

高耀洁：2005年后半年这种声音最高，但现在又有很多人跟我站在一起了。譬如《财经》杂志揭发山东黑血站，都是跟我一边的。

子墨：如果如您所说的，卖血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为什么禁止不了？

高耀洁：利益太高了，抽一个人的血，100毫升10块钱，卖出去至少100块，甚至200块。

子墨：有什么方法能真正禁止它？

高耀洁：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官员无力、腐败，层层骗。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有一次省政府一个官员问我，真奇怪，为啥这些病人跑到你家来哭，不找政府？我说这个只能问你自己了。有的地方瞒报艾滋病人的数量，怕影响政绩；有的地方以少报多，多报多领钱。总之，说假话成灾。

子墨：您在打“黑洞”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高耀洁：是村干部。我去有些地方，村干部逮我，还逮学生，最后把我们押送回郑州。有一次我们被押上火车，但我没有回家，跑到开封朱仙镇住了一夜，五块钱一个屋，天不亮又回去打“黑洞”。

子墨：让您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能讲讲吗？

高耀洁：最难忘的是孩子。有一次我到一个小村庄，听到一个孩子奶声奶气地喊：“下来，下来。”我心想这孩子叫谁下来呀？就沿着这个声音去找，走一走，听一听，最后进了一个屋子，看见一个女的在梁上上吊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抓着她的脚，叫她下来。他们夫妇两个16岁开始卖血，生个孩子也是艾滋病。男的死了，女的病得身上都烂了，实在受不了，爬到梁上吊死了。小孩饿了，用嘴去啃他母亲的脚后跟。看到这一幕……从那以后我开始关心孩子。艾滋病孤儿很可怜，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平舆县一个艾滋病人大清早杀了9个人，死了8个，自己也投井自杀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指手画脚，说他是艾滋病，不叫他孩子上学，他老婆也死了，生活没法过了。

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的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

从这以后，高耀洁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救助艾滋病遗孤

上面。高耀洁经调查认为，艾滋病人和艾滋遗孤的比例平均为 1:2。从 1999 年开始，高耀洁已经无偿救助了近 200 名艾滋孤儿。最开始救助，高耀洁给他们寄钱寄学费，但很快发现这些寄去的钱大多被他们的亲戚拿走了，因为他们往往也是艾滋病人，他们的生活同样艰难。后来，高耀洁开始把这些孩子接到家中过年。她认为，这些孩子只有融入新的家庭中，才能得到正常的生活，她开始为这些孩子寻找新家。2001 年，她将 6 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她说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艾滋病将会在他们心中种下仇视社会的种子。

高耀洁：我有一天去一个村子，一天就埋了 6 个，那个坟地啊，下不去脚，全是死人。零下二度，一个小孩穿着单衣单裤站在坟地里，小脚小腿冻得变成了黑紫色。孩子见了，像看见亲人一样。学校出作文题“世界上最亲的人”，有个女孩写最亲的人是《我的奶奶高耀洁》。老师说这孩子怎么管你叫奶奶啊？我说这孩子没人管，我把她救出来，她最亲的人就是我啊。还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你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现在他总算走出阴影了，也不骂社会，也不



高耀洁探望艾滋病孤儿